

那些沒有被寫進病歷的，是我們的故事

高喬綸

病歷裡記得的是病人的生命徵象、給藥紀錄、處置時間；但我記得的，是某個時刻，當我把 OHCA 的小小孩推進急救室，父母一直哭，一直問我：「妳會不會好好救他？」我當時只點頭，沒有說話，因為我一開口，我可能也會哭。

我是急診專科護理師，護理師年資六年，專師第三年。九年來，我從沒離開過臨床，也從沒離開過這個現場。但我不想再說什麼堅持初衷、救人使命，我只想誠實地說一句——臨床的大家，真的，好累。

這些年，急診越來越不像急診。

病人床放在走廊、家屬情緒高漲、病房總是滿滿滿。我們不是在搶救，就是在等待；不是在安撫病人，就是在安撫自己。那種想爆炸但只能吞下去的情緒，不會出現在病歷裡，卻堆在我們的胃裡、肩上、夢裡。

每次來上班，我不是在查病人狀態，就是在查同事是不是又哭了。護理站從來不缺人聲，但我常常覺得好安靜。大家都忙到沒時間說「我好累」，只能默默吞下來。那種「哭出來好像太誇張，可是忍著也很不對勁」的疲憊，我懂。

我們常在夜班結束後相約去吃宵夜。從前還會開玩笑：「吃飽再繼續加班啊！」現在卻越吃越沈默。每個人低頭扒飯，有人眼眶紅了，有人筷子夾到一半停住，有人忽然冒出一句：

「我今天真的快撐不住了。」沒人接話，但我們都聽懂了。

我記得有一次，學妹一邊吃一邊落淚，說她被家屬罵了、氣到胸口痛，但又怕轉身就沒人補位，只好硬撐到交班。她哭得很小聲，但那種心碎，我隔著桌子都聽得見。那天我沒多說什麼，只把菜往她面前推了一點。因為我知道，有時候我們要的不是解方，只是能有個地方可以哭，有個人可以陪著坐一坐。

我們誰沒這樣過？

誰沒有在騎車回家的路上崩潰痛哭？

誰沒在交班時假裝沒事，實際上眼眶早已濕了？

誰沒想過：「如果我消失一陣子，會不會比較輕鬆？」

但隔天早上，我們還是會準時出現在那扇自動門前。因為我們知道，少一個人，現場真的會撐不住。

我們的故事，寫不進病歷，也不會出現在出院摘要裡。

不會有人記得是誰接的那位 OHCA，是誰替昏迷病人插鼻胃管，是誰輕聲跟家屬說：「你可以握著他的手，讓他知道你在。」

但我們自己記得。

記得那些被 AMP 割破的手、在廁所裡偷偷哭過的夜晚，還有吃一口宵夜熱湯時忽然沈默的瞬間。

我們記得彼此眼神裡那句沒說出口的：「你真的很撐了，辛苦了。」

我想過好幾次要離開臨床，但我從來沒真的走。

不是什麼英雄情節，我早就知道自己救不了全世界。

也不是什麼榮耀感，因為現在的急診，連好好休息都快成奢侈。

說到底，是因為這裡仍然有人相信我們、需要我們。

還有人走進急診，是抱著最後一絲希望；還有家屬問我：「妳覺得他會好嗎？」的時候，我說：「我們會全力以赴。」那不是應付，是我真的會。

我放不下他們，也放不下我自己。

我曾經是那個相信「急診有價值」的人，現在我還想試著繼續相信。

我期待的，不是什麼制度改革的奇蹟。

我只希望未來的急診，不再是靠一群撐到快沒知覺的人在苦撐。

希望在某一天，新進來的學妹學弟，不用再學會「怎麼在崩潰中微笑」，而是可以理直氣壯地說：「我想照顧病人，但我也該被照顧。」

希望不只是病人有床位，我們也有喘口氣的空間。

我知道這些很難，但我寧可相信還有可能，也不想放任它變成我們「只能這樣」的命運。

因為我見過太多拼了命在救人的人，我不想看到他們一個一個，被體制逼到失去熱情，甚至失去自己。

所以我還在這裡。不是因為我不累，而是我還在乎。

還在乎急診該是什麼模樣，還在乎我們值得什麼樣的待遇，還在乎每一個選擇留下來的人——不該只是撐著活，而是被好好看見。

我們不需要英雄，我們需要彼此，需要一群對生命仍有熱忱的人。

願我們還能在某個下班後的宵夜桌上，不只交換疲憊，也能交換希望。

哪怕只是遞來一口熱湯、一句「我懂你」，也像是在最撐不下去的時候，補上一針急救用的BOSMIN。

一句被理解的話，不是解方，卻是讓我們走下去的力量。